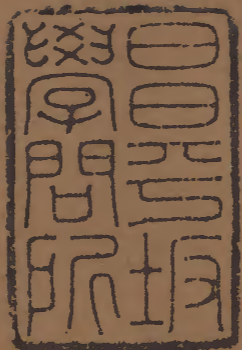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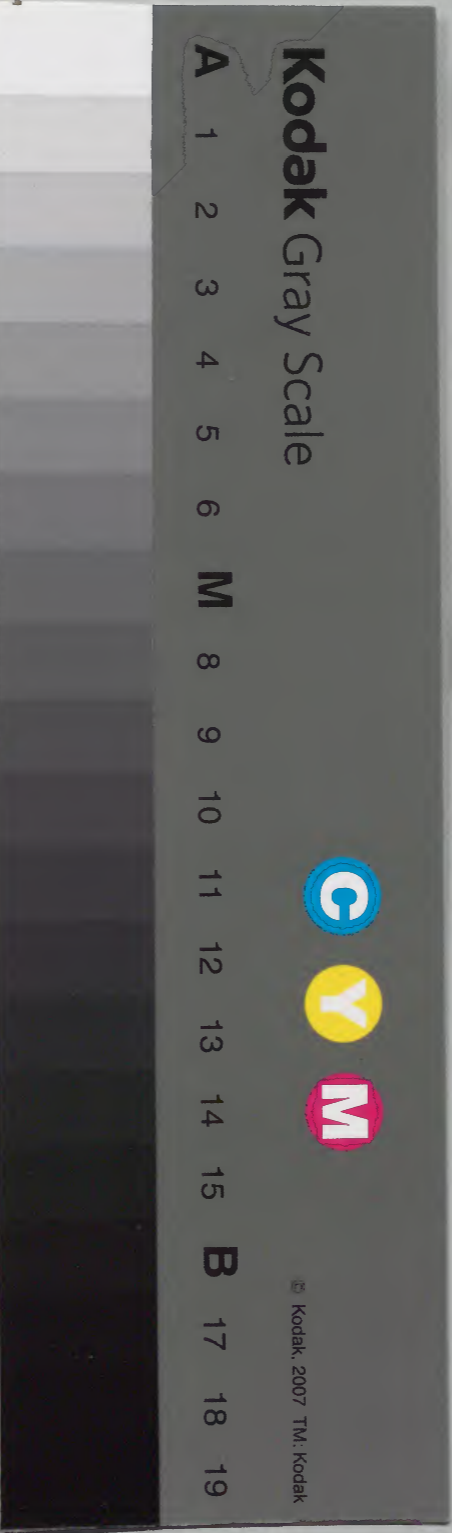
古文載道編 十三



庫文閣内			
五九函	九四三九	漢	書
八四二	四三九	類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27)	
函號	299	47

理學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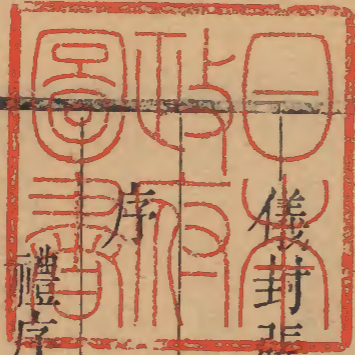


古文載道編卷之十三

淺草文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選評 受業閩中

柳 瑋荆石 全校
陳紹濂尚友



禮序

程 頤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人
卒然加敬逡巡遜却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
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
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
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

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亾則亾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

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蘧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

禮者理也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莫不有禮行

乎其間以相維於可久此聖人治天下之本也是故世
變而禮不變今之禮記大非古禮之舊程子亦取其文
義可以博觀耳朱子欲修三禮而未逮其亦斯文之闕
也歟

易傳序

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
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
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
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
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
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
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
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
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
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
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
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
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謹
序

伊川先生易傳理足詞達所以啓牖後學者至矣盡矣
而此序尤當時稱有數文字蓋惟胸有全易故信手拈
來包涵簡括末至微者理四句真抉摘精蘊徹始徹終
朱子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

萬象昭然已具也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
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
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
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此論爲深
得程子之旨然則由辭以得意豈不在乎其人哉

春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
 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
 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一作
 時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
 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
 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
 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
 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
 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

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
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
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
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
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
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
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
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
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

之用心

一無心字

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

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
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
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
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
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
癸未四月乙亥伊川程頤序

春秋之作知我罪我夫子蓋嘗言之而不自明其意其
經世大法微辭隱義非深通其奧者不能得也程子此
傳令宣聖當日深心昭揭萬世真可稱洙泗功臣

孟子義序

楊時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

古文韋道經 卷十三 一
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
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誠行不得逞其志無君
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
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今其書具存
其要皆言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
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舍皆所以行
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
庭戶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
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
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士君子在位則行其道不得位則明其道孟子七篇明
王道黜功利說仁義闢楊墨其功大矣自漢以來僅與
荀楊並稱宋儒表而出之而當時如司馬君實猶不能
無疑焉甚矣知言之難也讀先生此序可爲孟夫子千
載下知己

雖其然亦必以...
 王...
 士...

士君子在位則行其道不得位則明其道孟子七篇明
 王道黜功利說仁義闢楊墨其功大矣自漢以來僅與
 荀楊並稱宋儒表而出之而當時如司馬君實猶不能
 無疑焉甚矣知言之難也讀先生此序可為孟夫子千
 載下知已

論語義序

楊時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
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
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
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
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
其門人羣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
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爲童子之
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蘧
廬以託宿焉况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

以爲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
視則馬之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余以是得爲學之方焉夫
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
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
是書也於牝牡有不知者蓋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
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讀孔聖書而不實體諸心身猶習射者之志乎鵠相
馬者之徒以其貌也至今日而益甚矣善哉斯言足正
萬世學者之惑

送吳子正序

楊時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
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救弊通變因時損益
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
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
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惟唐虞之世六籍
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
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
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
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

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闢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

也孔子曰子非多學而識之子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武陽吳子正余之畏友也博聞強識於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而守之庶乎其至矣區區於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爲辭章以驚眩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爲別以相規切蓋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輒書以爲贈

學不求其本雖胸羅五車何益矧詭竒靡麗非惟無補於身心抑且有妨於理道此等皆可付之一炬者也篇中所論甚確而獨於楊雄猶有恕詞想亦以其文彼善於此云爾若於道豈能有所見哉

古文遺編 卷十三 正誼堂

程氏遺書後序

朱熹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而其傳浸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已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為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為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為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鈔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

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
明道學于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
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
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
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
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
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
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
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
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

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
坐判矣此外諸家所鈔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
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
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程子嘗曰傳道爲難續之亦不易有一字之差則失其
本旨矣可知學者當知心傳之要不可滯于語言文字
之間然二程之學微吾子朱子亦孰能爲之表章而令
後之人猶得誦其遺言於不衰乎甚矣斯道之賴有傳
人也

張南軒文集序

朱熹

孟子沒而義理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

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藁得四巨篇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

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彛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

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

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隗其父師之傳者有以識其端云

朱子之友惟張南軒爲最義理之辨無少夾雜其文亦卓乎可傳使天假之以年所造正未可量因文而愈痛其人不覺其言之懇摯悲咽也

古之真道經 卷十三 正言堂

送李伯諫序

朱熹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為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為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遊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為事至於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為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修篤志問學其於古之

古之真道經 卷十三 正言堂 序

大學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蘄之學吾知其所以爲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爲矣然伯諫方且歆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爲憂而辱顧於予以爲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遊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閑靜一之中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諫下問之勤不能默默因敘前說而并書之祖行之朝奉以爲別伯諫行乎哉今而後聞蘄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

學而明乎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是則伯諫之德之修之驗也夫

學校之官遍天下大抵以規繩課試便足盡厥職矣修齊治平之道固絕口所不道也以是祖行鮮不疑其迂然原立學之意讀先聖之書所謂教者豈第規繩課試云爾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本身以倡率庶多士其矜式乎凡司鐸者亟莊誦斯篇

豐清敏遺事後序

朱熹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議之躋節槩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

有以慙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禮部尙書縉雲清敏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乎外退處乎鄉以至流放轉

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某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于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駟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

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
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
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先立其本則見之於外者自無不左右逢源蓋勲名事
業皆從學問中得此理固然不則無本之學將富貴貧
賤患難之來盡足以奪其心志而喪其所守安能從容
整暇若是故君子務本本立則道生茲文豈獨爲清敏
公言之與

論語說序

張 栻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
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
人者大畧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爲弟爲子之
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
事此雖爲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曠者初亦不外乎
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
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於行著習察盡其道
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
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

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
擿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
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堯舜之道
於是道學之傳復明於千載之下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
其旨曰吾惟求所謂知而已而於躬行則忽焉故其所知
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
知致知力行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
不學則殆歷考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
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
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

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
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
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它求乎顧某
何足以與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已見輯論語說爲
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于篇首焉

知行二者乃聖門教人之要論語二十篇皆是此意讀
者多昧其旨南軒特爲指出欲人知所用功以見不必
他求而更不可偏廢述前聖之心傳開後學之正路端
賴斯文

孟子說序

張 栻

歲在戊子栻與二三學者講誦于長沙之家塾輒不自揆
綴所見爲孟子說明年冬會有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
歲自都司罷歸秋冬行大江舟中讀舊說多不滿意從而
刪正之其存者蓋鮮矣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撫卷
而歎曰嗟乎夫子之道至矣微孟子其孰能發揮之方戰
國之際在上者徒知以疆大威力爲事而在下則異端並
作充塞仁義孟子獨以身任道從容乎其間其見於用則
進退辭受無往而不得見於言則精微曲折無一之不盡
蓋其篤實輝光左右逢原莫非天理之所存也使後之人

知夫人皆可以爲聖人而政必本於王道邪說暴行無所遁其迹而人之類免於相率禽獸之歸其於聖門豈小補哉今七篇之書廣大包含至深至遠而循求有序充擴有方在學者篤信力行何如爾雖然予之於此蓋將終身焉豈敢以爲成說以傳之人哉特將以爲同志者講論切磋之資而已題曰癸巳孟子說云者蓋將斷此而有考於異日也

孔子之後不得孟子黜功利闢異端則聖教無所發明而世道人心之患將有不可言者南軒爲孟子說欲學者知所尊守斯道一脉之傳千百世下相續不絕皆宋

儒表章之力居多云

孟子講義序

張栻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

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
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
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
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
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
已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已者無適而非
義曰利雖在已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
爲已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已之所當先施
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
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

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
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曰服膺而
學力未克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願
無忽深思焉

義利者心術公私之介卽學術邪正之關七篇中言之
甚詳其喚醒世人最爲喫緊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者誠不可不嚴辨也南軒先生以無所爲而爲皆義有
所爲而爲皆利直窮到至精至微處令人無可躲閃真
燭肝洞胆之文羽翼聖教不淺

閩範序

張 栻

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損益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天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雖然亦豈不可及哉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素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敦哉敕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敦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

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東萊呂祖謙伯恭父爲嚴陵教官與其友取易春秋書詩禮傳魯論孟子聖賢所以發明人倫之道見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際者悉筆之于編又泛考子史諸書上下二千餘載間凡可以示訓者皆輯之惟其事之可法而已載者之失實有所不計也惟其長之可取而已它爲之未善有不暇問也間日攜所編以示某而講訂焉未幾而成名以闡範某謂此書行於世家當藏之而人當學之也家庭閨閫之內鄉里族黨之間隨其見之深

淺味之長短篤敬力行皆足以有補然在學者則當由是而講明之以求識其理之所以然者誠知是書所載莫非吾分內事而古之君子皆非有所爲而爲之則其精微親切必有隱然自得于中者雖欲舍是而不由亦不可得矣書所登載未盡伯恭尚繼編云

父子兄弟夫婦人倫日用之常而行矣不著習矣不察終身未盡其道者衆矣闡範之輯若金鑑之在懸也誠由是而講明之有關於世道夫豈淺鮮

送方明父歸岳陽序

黃 榘

晦菴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榘少不自量得與弟子列竊
窺其容貌端莊儼然終日未嘗懈玩索理義片詞隻字未
嘗忽厲志聖賢以身任道未嘗忘誘掖後進寸長片善未
嘗棄端居一室世之玩好無所嗜安貧自樂世之富貴無
所慕篤信善道世之毀譽無所恤臨事度義世之利害無
所擇其精微高遠者非末學所可知其可知者亦人之所
共知也四方學者從遊者數百人今其存蓋無幾先生之
書則家藏而人誦之讀其言者未必通其義通其義者未
必明諸心凜凜乎微言之絕大義之乖也先生歿十有餘

年蜀有李君道傳貫之者乃獨求之文字朋友之間篤學力行卓乎有不可及顧其不幸不見先生而親炙之又不幸早世以歿不及究其學充其志也嘗深痛之以爲今之世不復有斯人矣又五六年有家擴本仲者其志學操行視貫之伯仲也豈蜀之人物獨盛於東南耶今又得吾明父焉於理義之大端講之熟矣尤深病夫世之學者言行之背馳義利之交戰也而深懲焉觀其志之所趨蓋未可量也明父復爲予言番陽饒曾師魯之爲人自以爲莫及也以是觀之天壤之間英靈之氣鍾爲人物者何代無之洙泗濂洛之學深微隱奧者至先生而昭昭然若白日之

中天也尚何微言絕大義乖之足憂乎此予之所以釋然以喜也抑嘗有聞焉夫子之道惟曾子孟子得其傳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子思之中庸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一篇之中無非弘毅剛大之意惟明父勉之先生之學庶乎有望焉於其行也書以爲贈

斯道一脉自孔孟而後雖不甚顯而天意有在代有傳人不至終晦至朱子而大彰矣夫異學亂正同時冰炭者固多異代蝨賊者更不少非具十分識力其能聞風私淑乎此輩崛起吾道不孤有心者所以亟爲推許而

厚相期望也

李維志字序

黃榦

志者心之有所之也心者天地之蘊化育之機人之所以
得以生者人有是心極其所之則人道可立雖參天地贊
化育亦豈有所假於外哉甚矣人之輕視其心也之於名
之於利何其卑且陋耶之於道者善矣用之不專進之不
力持之不堅猶無所之也如適千里之塗紛然而多岐忽
焉而中止安能有志乎吾友李維石名士興病其字之不
類也以維志易之其義以爲學而有所興起非志不能也
復求其說於余維志嘗聞武夷夫子之道而說之者其志
已不爲世俗之卑且陋矣故特以人心本然之大與夫志

世文通編 卷十三 正誥堂
之所以爲志者諗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子曰詩
之好仁如此維志勉乎哉予於子有所警矣

夫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蓋志爲聖人也夫人莫不有志
志於上則上達志於下則下達以可上之志而自下之
如此生何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大哉志乎夫非盡人之志與

送章牧叔歸雪上序

陳文蔚

章令君牧叔宰鉛山其始至也承凋瘵之餘一意撫摩專
事惠養仁聞雖未孚而仁心則已形其終更也庠序歌功
田里樂業依然有去思之懷仁心則旣孚而仁聞益昭
著蓋有是仁心則有是仁聞未有有諸中而不形諸外者
也雖然仁之爲道大矣不可以一節取不可以一事盡孔
門之所講講此而已故雖忠清之大夫不以輕許果達之
高弟不知其仁豈聖人靳於許予哉蓋是心頃刻不存則
不足以爲仁孟子曰仁人心也指惻隱之端以示人其端
甚微克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克則無以保妻子齊王不忍

古文韋道錄 卷十三 正訖堂
一牛之骸鯨則曰是心足以王矣不忍一牛之骸鯨則仁之端也非指此心謂足以盡王道之大推愛牛之心以往而至於無所不愛則王政豈外是哉牧叔父母斯民惕然如傷所謂惻隱之端也苟因是心而充之則豈一邑之民可私其惠四海之內皆吾民也一視而同則仁不可勝用矣然公心易蔽已私難克日與物接害吾仁者非一端必學問以致知克己以復禮則此心豁然大公無一物不在吾仁之內則仁之全體庶乎其可識矣牧叔既察其端願進其功以大其所施自此翱翔天朝霖雨海內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豈於此心之外別求仁哉予察牧叔存心近

厚爲政有體興學表賢尊儒重道是皆儒者之政非俗吏所能識予老矣無聞辱知甚厚因其解組東歸也將扶曳以敘違離適不以筋力爲禮之時姑敘此以效古人贈言之意蓋非敢以世俗相期其言若陋察其心或有取焉紹定辛酉正月

朱子嘗謂孟子說仁人心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又曰無私以間之則公公則仁與此篇合看之而所謂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者亦可知求端用力之處矣

問所

正

正

正

正

